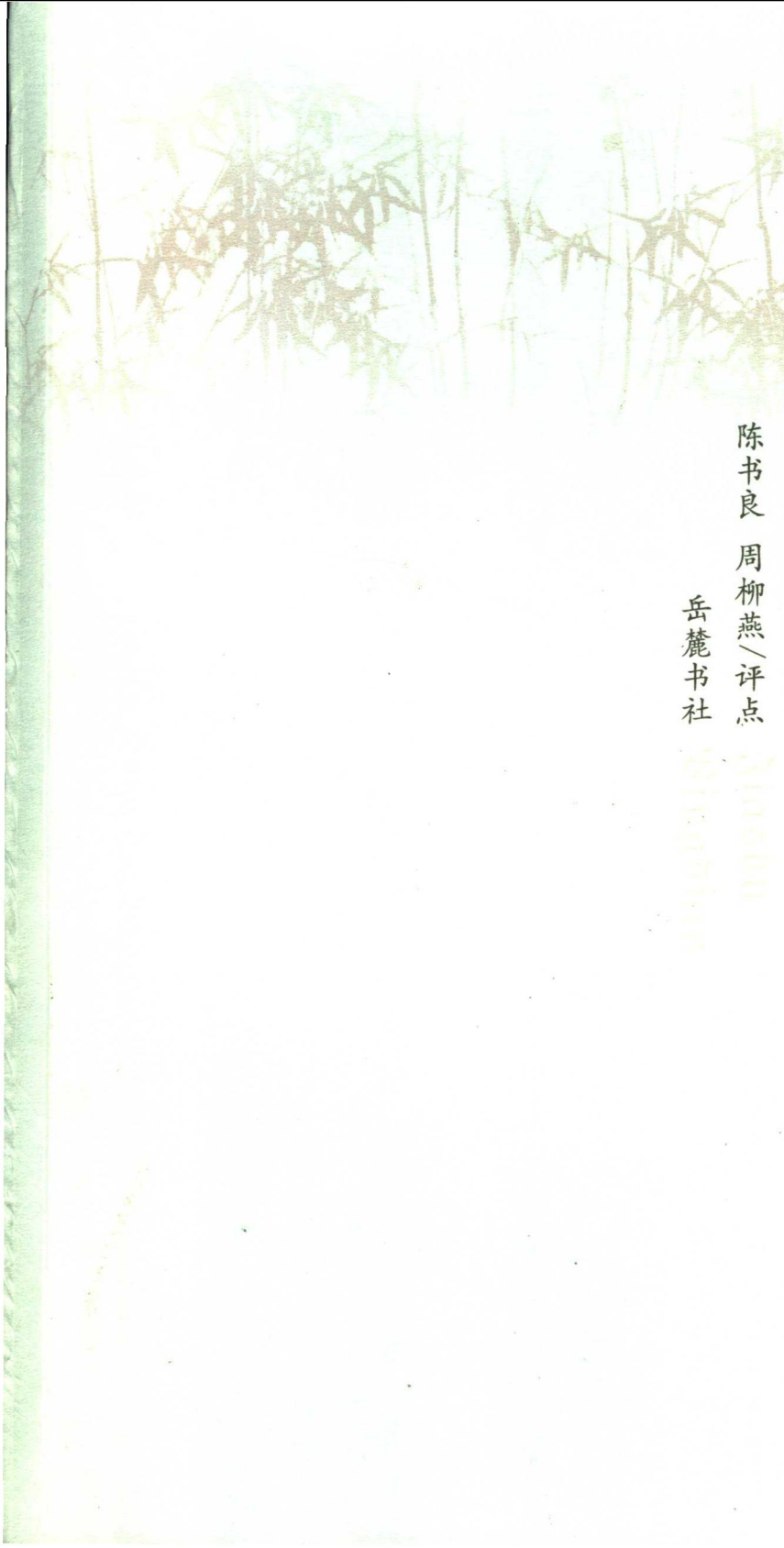


鄭板橋

家书评点

陈书良 周柳燕 / 评点

岳麓书社



鄭板橋

陈书良 周柳燕 / 评点

岳麓书社

家书评点

zhengbanqiao

chushu

yingbi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板桥家书评点 / (清) 郑板桥著; 陈书良评点.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ISBN 7-80665-342-2

I. 郑... II. ①郑... ②陈... III. 郑板桥 (1693~1765) —书信—研究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1371 号

郑板桥家书 (手迹) 评点

评点者: 陈书良 周柳燕

责任编辑: 徐耕白

封面 / 内文设计: 黄朝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电话: 0731-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印张: 4.5

字数: 68 千字

印数: 1 - 5,000

ISBN7-80665-342-2/G.347

定价: 20.00 元

承印: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

邮编: 518111 电话: 0755-846868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前 言

一

《郑板桥家书》是中国古代“齐家”文化的代表作。

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云：“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想立足于社会，首先要心意端正；只有端正了心意，才能讲究修身；只有自身修养好了，才能整治好家庭，进而才能治国，才能平定天下。这就是数千年来封建士大夫念念不忘的“修、齐、治、平”的原则。其中“齐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家庭、家族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封建社会的皇权统治，其实质就是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家族统治。父子相传，世代相袭，封建皇权就是这样延续着它的悠悠命脉。而皇权的更替，说到底就是家族的更替，封建社会就是这样走过了数千年的风雨岁月。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文的民族，在“齐家”方面非常强调思想文化内蕴，并因此繁衍了丰富的“齐家”文化；而形形色色的家书又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后汉书·马援传》载，东汉名将马援就写过《诫子书》，告诫他的儿子“画虎不成反类狗”、“刻鹄不成尚类鹜”，要好好学习做人。蜀汉名相诸葛亮在其《诫子书》中则语重心长地谈到自己的人生体验：“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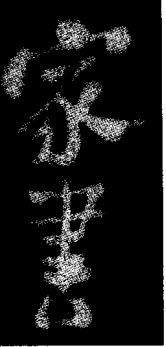
远”，哲人隽语，千载流传。到南北朝则石破天惊，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家训”形式的著作《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在书中述时忆往，谈文论学，挥洒翰墨，吐属烟霞。承颜氏余绪，至清代则家书家训率然成风，蔚然大国，如纪晓岚、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等都有家书传世。历代士人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或戎马倥偬，或客居羁旅，往往搦翰摅怀，以贻子弟。这样产生的作品，一方面作者秉之以诚，发之以情，饱含殷切的期望，谆谆嘉惠以春风春雨，用心良苦，以真面目示人。另一方面，这些家书内容丰富，谈时事则风云变幻都来笔底，论学问则躬行知弥足珍贵，述起居则言简意赅具见哲理，说交游则阅尽沧桑洞悉世态，教子弟则告诫劝勉尽显真情；其中可以领略到书信作者的胸怀抱负、情操气节，更可涵咏他们的雅致品格、兴趣爱好。这当然是一些优秀家书被一代一代辗转抄录、梨梓传刊，为广大人民所珍视皮藏的原因。《郑板桥家书》正是其中的上乘之作。

二.

郑燮（1693—1765），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杰出的艺术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名字，在人民群众中是并不陌生的。人们对他的多才多艺津津乐道：他是一位著名画家，所画兰竹，摇曳多姿，名播中外；他又是著名书法家，自创的“六分半书”，熔真、草、隶、篆于一炉，现在也还有人学“板桥体”；他的诗词、道情也很出色，“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至今还在人们口头传唱；他的家书亦庄亦谐，妙语连珠，领异标新。郑板桥像苏东坡、徐青藤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多种天才的人物。无疑，这样的灵魂永远魅力四射，是我们民族文化史上值得自豪的至宝。

家书的受方是板桥的堂弟郑墨。郑墨，字五桥，小板桥 25 岁，是板桥的叔父之标先生的独生子。板桥没有同胞兄弟，只有这个堂弟，他们常一块玩耍，感情很深。雍正十一年初，郑墨的父亲病歿。不久，板桥旅居海陵，准备第二年入京考试的功课，曾作有《怀舍弟墨》一诗。诗中说，“离家一两月，念尔不能忘”，担心堂弟年幼，经不住磨难而加以慰勉。全诗字里行间充满了板桥对郑墨的挚爱之情：“我无亲兄弟，同堂仅二人。上推父与叔，岂不同一身？”两人的手足深情，从以后的大量事实中可以看到。郑墨是一位憨厚勤谨的读书人，板桥对他寄以兴家的厚望：“老兄似有才，苦不受绳尺；贤弟才似短，循循受谦益……起家望贤弟，老兄太浮夸。”板桥看出小弟同自己不是一类之才，便不以仕途经济文学艺术相劝进，而是以治家的重任相托。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板桥的明智。日后板桥赴任山东，郑墨只手撑家，举凡卜宅、买地、侍嫂、教侄，事无巨细，勉力操持，既表现出郑墨的治家长才，同时也表现出全力支持乃兄事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本《郑板桥家书》就是板桥在外客居或仕宦时，郑墨在兴化主持家计，弟兄常常互通音问，纵谈人生，讨论学问，商量家事的记录。

诚如郑板桥夫子自道：“板桥十六通家书，绝不谈天说地，而日用家常，颇有言近指远之处。”（《板桥自叙》）《郑板桥家书》所涉及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除了有些地方表现了板桥热衷功名、对八股文情有独钟外，主要则表现出郑板桥卓然异于流俗的思想。如平等观念，板桥主张要“爱人”，进而认为王侯将相并非天生龙种，他们与一般下层人并无多大区别，也应该是平等的。（《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寄舍弟墨》）又如天道循环观，板桥近乎迂腐地笃信：“彼祖宗贫贱，今当富贵；尔祖宗富贵，今当贫贱”，善因必有善果。（同前）再如农本思想，板桥甚至对天上的星宿进行了一番考究：“夫织女乃衣之源，牵牛乃食之本，在天星为最贵。”（《与金农书》）



据此他在与郑墨的书信中再三强调农耕女工之事。关于板桥家书的思想成就，在每通书信的后面，我们都试图钩稽史实，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加以评析，此处勿须赘言，仅就其艺术特色略作说明。

其一，快人快语，直抒胸臆。明清以降，尺牍简札风靡一时，其中出类拔萃者甚夥，然大都以风流蕴藉见长，如板桥家书者却不多见。板桥家书融政论、诗论、史论、文论、家训为一炉，信手拈来，有话即长，无话则短，不做作，不文饰，快人快语，直抒胸臆，无不可道之言，无不可言之事。如他认为：“论文，公道也，训子弟，私情也。”在这个前提下，他不愿子弟学韩非、商鞅、晁错刻削之文，褚遂良、欧阳询孤峭之书，及孟郊、贾岛、李贺寒瘦鬼怪之诗。他迂阔而坦率地承认这都是从子孙的富贵寿考着想，“私也，非公也。”（《仪征县江村茶社寄舍弟》）观点正确与否当然可以商榷，但这正是板桥家书的可爱之处，也是其魅力所在。

其二，明白晓畅，如与人语。明清士人书读得多，于是炫耀学问、卖弄高深、掉书袋就成了他们书札的通病。板桥却迥然不同。我们试看如：“又有五言绝句四首，小儿顺口好读，令吾儿且读且唱，月下坐门槛上，唱与二太太、两母亲、叔叔、婶娘听，便好骗果子吃也。”（《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行文如同口语，神气毕肖，真可谓十八世纪的白话文。

板桥曾书联自道其创作甘苦云：“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将它移为其家书的评语也是很恰当的。《松轩随笔》云：“（板桥）集中家书数篇，皆世间不可磨灭文字。”正是指板桥这种“领异标新”、卓然异于流俗的文风而言。

三

乾隆十四年（1749），郑板桥亲自编选《与舍弟书十六通》，由

门人司徒文膏刻梓印行。不意到了 1936 年，上海“中央书店”称：“兹在三山某藏书家，得觅先生家书一厚册，后有附志，云从先生后裔处借本抄录，则洵非赝鼎矣。”上海中央书店本《郑板桥家书》收录六十二通书信（不都是家书），其中除司徒文膏刻本十六通家书外，四十六通是从未发表过的。七十年来，谬种流传，沸沸扬扬。当代学者卞孝萱先生《〈郑板桥家书〉四十六通辨伪》（载《松辽学刊》1984 年 1 期）力辨其非，从事实不符、思想不同、语言不合诸方面揭露中央书店本《郑板桥家书》中新增的四十六通书信是不折不扣的赝品，义理兼赅，令人信服。

本书影印上海扫叶山房 1921 年刻印本《郑板桥集》中的十六通家书，该本亦即司徒文膏乾隆十四年刻版。应该说，这是一本非常难得的善本。该本刻印极精，刀锋转折十分圆润有力，传神地再现了板桥“六分半书”的狂怪风姿。从这方面说，这本书不仅是皮藏珍品，而且也为板桥书法爱好者提供了很好的观摹范本。影印底本由福州徐利安女士无偿提供，在此一并言谢。

为便利一般读者阅读，我们在每通书信的后面附有译文，以及我们的评析文字。评析中我们考证了该通书信的写作背景，并对其思想成就作了力所能及的阐述。囿于学识及史料的不足，谬误当在所难免，敬祈十方大德，不吝赐正。

陈书良 周柳燕

二零零三年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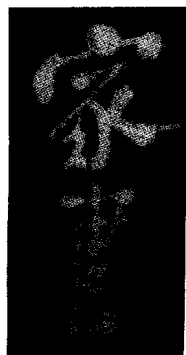
前
言



目 录

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	(2)
焦山读书寄四弟墨	(5)
仪真县江村茶舍寄舍弟	(7)
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	(12)
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	(15)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17)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21)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	(23)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	(26)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29)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	(33)
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	(37)
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	(40)
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	(45)
潍县寄舍弟墨第四书	(49)
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	(50)

目
录



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①，何以叙为！

郑燮自题，乾隆己巳^②。

十六通家书小引^③，司徒文膏刻^④。

[注释] ①覆瓿(bù部)覆盎：谦称自己的文章写得不好，只配用来盖瓦罐子。瓿、盎：均为陶制器皿，小口、广腹，俗称瓦罐。

②乾隆己巳：乾隆十四年（1749）。

③小引：小序。

④司徒文膏：郑板桥的门人。



与舍弟书十六通

——兴化郑燮板桥氏著

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

谁非黄帝尧舜之子孙，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为臧获^①，为婢妾，为舆台、皂隶^②，窘穷迫逼，无可奈何。非其数十代以前即自臧获、婢妾、舆台、皂隶来也。一旦奋发有为，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贵者矣，有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矣，王侯将相岂有种乎！而一二失路名家^③，落魄贵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辄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汉；我何人也，反在泥涂。天道不可凭，人事不可问！”嗟乎！不知此正所谓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祸淫，彼善而富贵，尔淫而贫贱，理也，庸何伤？天道循环倚伏，彼祖宗贫贱，今当富贵，尔祖宗富贵，今当贫贱，理也，又何伤？天道如此，人事即在其中矣。

愚兄为秀才时，检家中旧书篋^④，得前代家奴契券，即于灯下焚去，并不返诸其人。恐明与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怍^⑤。自我用人，从不书券，合则留，不合则去。何苦存此一纸，使吾后世子孙，借为口实，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为人处，即是为己处。若事事预留把柄，使人其网罗，无能逃脱，其穷愈速，其祸即来，其子孙即有不可问之事、不可测之忧。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直是算尽自家耳！可哀可叹，吾弟识之。

[注释] ①臧获：奴婢。汉扬雄《方言》载，荆淮海岱（湖北、湖南、江浙、山东）一带，男奴隶称“臧”，女奴隶称“获”。

②舆台、皂隶：衙役。《左传·昭公七年》载，上古人分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后六等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

③失路名家：潦倒落魄的名门子弟。

④簾（lù路）：用竹蔑、柳条或藤条编成的盛器。

⑤愧恧（nù衄）：惭愧。

[评点]

雍正十年壬子秋，40岁的板桥赴南京参加乡试。南京是清时江南科考举人的地方。《明史·选举志二》载，顺天（北京）乡试称北闱，江南（南京）乡试称南闱，清时沿用。按清朝规定，被县考录取，得到秀才资格的人，可以参加乡试（省考）。乡试合格，考中举人，可以上京会试。会试中了，取得贡士资格，可以参加殿试。殿试及第，就是进士，前三名依次称状元、探花、榜眼。

板桥于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时年21岁）前后考取秀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他此次能成行，得力于当时的兴化县令汪芳藻。《兴化县志·宦绩》记载，汪芳藻，字荅洲，休宁贡生。雍正九年（1731）由教习知县事，当了三年兴化县令，政声、民望皆佳，学问也很好，工诗及骈体文。汪芳藻就任兴化县令这一年，与板桥甘苦与共的徐夫人病歿，家境的举步维艰，加之丧妻的剜心之痛，使板桥几近绝望。他于无奈中写下《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坦陈自己的穷酸境况：“琐事贫家日万端，破裘虽补不禁寒。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当早餐。结网纵勤河又涸，卖书无主岁偏阑。”并恳切呼吁：“明年又值抡才会，愿向秋风借羽翰。”汪芳藻慧眼识

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



英才，赠给了板桥足够的银两，使他信心十足地踏上南京乡试之路。这是板桥的第一次南京之行。

参加完科举考试，他顺便游览了杭州，住处是北山的韬光庵。韬光庵因唐代高僧韬光结庵得名，四周景色怡人。庵内老僧松岳道行很高，已有十年不曾出山了，对板桥的照顾很周到。板桥亦有不少画相赠。其时，板桥已经闻知自己考中了举人。故此信行文徐缓，有气定神闲之态。

这封信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格平等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出身无高低贵贱之分。身份低贱的人，不是血统低贱，他们同样是“黄帝尧舜之子孙”。富贵人家的后代沦落为贫贱之人，贫贱人家的后代上升为富贵之辈，正是天道循环翻覆的自然规律。一些“失路名家”、“落魄贵胄”借祖宗妄自尊大、怨天尤人，甚至欺凌他人，是愚蠢可笑的。

其二，改变命运要靠“奋发有为”。人的卑微、高贵并非天定不变，天道人事发展变化的关键是个人“奋发有为”。穷苦贫贱之人要富贵显达，就要发奋努力；富贵显达之辈要保住已有的生活，同样要发奋努力。

其三，“善而富贵”、“淫而贫贱”。板桥将家里收藏的家奴契约悄悄烧毁，既是为了照顾别人，使人家不至于产生愧疚之情，也是为了照顾自己，使子孙后代没有凭证以殃及他人。否则，贫穷、祸害、忧患会加速到来。反之，心存忠厚方可求得富贵，永世安宁。

其四，对于人的命运而言，富贵与贫贱存在着辩证关系；对于行事而言，“为人处”与“为己处”亦存在着辩证关系。这种认识体现了作者朴素的辩证思想。

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板桥能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并正确引导子弟，是难能可贵的。信中用宿命论来解

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当然是作者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使然，但归结到劝人为善这一立足点，就不应过于苛责了。

焦山读书寄四弟墨

僧人遍满天下，不是西域送来的^①。即吾中国之父兄子弟，穷而无归，入而难返者也。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怒眉瞋目，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亦觉太过。佛自周昭王时下生，迄于灭度^②，足迹未尝履中国土。后八百年而有汉明帝，说谎说梦^③，惹出这场事来，佛实不闻不晓。今不责明帝，而齐声骂佛，佛何辜乎？况自昌黎辟佛以来^④，孔道大明，佛焰渐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经”、“四子”之书，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此时而犹言辟佛，亦如同嚼蜡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淫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⑤。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⑥。秀才骂和尚，和上（尚）亦骂秀才。语云：“各人自扫阶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为然否？偶有所触，书以寄汝，并示无方师一笑也^⑦。

〔注释〕 ①西域：汉时对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以西地区的通称，后指经过西域所能到达的地方。这里指佛教发源地印度。

②灭度：佛教语，谓僧人死亡，意同“涅槃”。

③说谎说梦：《魏书·释老志》载，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大臣傅毅认为此金人即“佛”，明帝派郎中蔡愔等出使西域，取得佛经四十二章和释迦立像。谎：《说文解字》：“梦言也。”

④昌黎：韩愈，字昌黎，唐代文学家。辟佛：指韩愈著

焦山读书寄四弟墨





文倡导儒学，批评佛教，有《谏迎佛骨表》等文章。

⑤明心见性：佛教禅宗派说法，认为佛在人心中，人一旦“明心”（觉悟），就会“见性”，即获得最高的佛性。

⑥守先待后：《孟子·滕文公下》：“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

⑦无方师：和尚，郑板桥的好友。

[评点]

按清朝规定，乡试、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进行。

板桥于雍正十年壬子秋考中举人，翌年逢癸丑会试，按理他可以参加，却没有应试，这恐怕与他的叔父省庵先生去世有关。中国古代有这样的礼节：父母死了，儿子要为之守丧，不治外事，叫“居忧”。板桥三岁丧母，三十岁失父，只有一个叔父，而且省庵先生平日待板桥很好：“有叔有叔偏爱侄，护短论长潜覆匿。”（《七歌》）因而，板桥为之执“居忧”之礼。为迎接来年即丙辰朝廷会试，板桥于雍正十三年（1735）赴镇江焦山攻书。这是他进入中年后第二次专心读书的时期，第一次是七年前在兴化天宁寺为参加乡试攻读经书，研习制艺。

焦山位于历史上有名的江南古镇江东北的大江中，山高七十多米，原名樵山，因古代山上只有樵夫光顾，十分荒凉，故有此称。东汉末年焦光三次拒招为官，隐居在此，遂改称焦山。板桥在焦山读书期间，先居别峰庵，后住双峰阁。这封信与以下三封信都写于此时。

自唐代韩愈（昌黎）力辟佛教以来，历代都有些自视为儒学正宗的读书人视佛教为仇讎，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凡佛门中人皆非之。

板桥跳出了这种狭隘的门户之见。这封信谈到对待和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时，抛开了儒佛之争，而着眼于社会学的问题：如何对待作为普通“人”的和尚。

首先，他认为和尚也是人：“削去头发便是他，蓄起头发还是我”，都是“吾中国之父兄子弟”。板桥对世人“怒眉瞋目，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的做法感到不满，这是他从贫穷之人的角度看待和尚，认为和尚是因为生活没有出路才出家，出了家又失去了做普通人的权利，受到很多约束，更需要人们的同情和关心。这种态度和他对穷苦百姓的态度是一致的，体现了人本主义的平等的思想。此外，由于不少和尚文化素养很高，板桥一生都爱与和尚交朋友，与他们过往甚密，交情颇深，甚至把他们引为知己。如他与无方上人的交往，他们初识在庐山，板桥第二次进京又专程拜访，“一见空尘俗，相思已十年”（《赠瓮山无方上人》），其殷殷之情可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板桥对当时社会上那些“杀盗淫妄”、“贪婪势利”、“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无行和尚和浅薄文人进行尖锐地讽刺和无情地鞭挞。这是板桥作为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发泄他对现实黑暗的不满和痛恨。其实，这两种态度并不矛盾，它们出现在同一封书信里，不仅可以真实地再现具有独特个性的郑板桥那种爱憎分明的是非观念，而且还能够让我们体察到作者那种明快而真切的文章风格，即毫不掩饰地发常人之未敢发之声、抒常人之未敢抒之情，读来令人觉得痛快淋漓。

仪真县江村茶舍寄舍弟

江雨初晴，宿烟收尽，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曦^②；而又娇鸟唤人，微风叠浪，吴、楚诸山，青葱明秀，几欲渡江而来。此时





坐水阁上，烹龙凤茶^③，烧夹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④，真是人间仙境也。

嗟乎！为文者不当如是乎？一种新鲜秀活之气，宜场屋^⑤，利科名，即其人富贵福泽享用，自从容无棘刺。王逸少、虞世南书^⑥，字字馨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诗人李白，仙品也；王维，贵品也；杜牧，隽品也。维、牧皆得大名，归老辋川、樊川，车马之客，日造门下。维之弟有缙，牧之子有荀鹤，又复表表后人^⑦。惟太白长流夜郎^⑧，然其走马上金銮，御手调羹，贵妃侍砚，与崔宗之著宫锦袍游遨江上，望之如神仙。过扬州未匝月^⑨，用朝廷金钱三十六万，凡失路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赠之，此其际遇何如哉！正不得以夜郎为太白病。先朝董思白^⑩，我朝韩慕庐^⑪，皆以鲜秀之笔，作为制艺^⑫，取重当时。思翁犹是庆、历规模，慕庐则一扫从前，横斜疏放，愈不整齐，愈觉妍妙。二公并以大宗伯归老于家^⑬，享江山儿女之乐。方百川、灵皋两先生^⑭，出慕庐门下，学其文而精思刻酷过之；然一片怨词，满纸凄调。百川早世，灵皋晚达，其崎岖屯难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吾弟为文，须想春江之妙境，挹先辈之美词，令人悦心娱目，自尔利科名，厚福泽。

或曰：吾子论文，常曰生辣，曰古奥，曰离奇，曰澹远，何忽作此秀媚语？余曰：论文，公道也；训子弟，私情也。岂有子弟而不愿其富贵寿考者乎！故韩非、商鞅、晁错之文^⑮，非不刻削^⑯，吾不愿子弟学之也；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⑰，非不孤峭，吾不愿子孙学之也；郊寒岛瘦^⑱，长吉鬼语^⑲，诗非不妙，吾不愿子孙学之也。私也，非公也。

是日许生既白买舟系阁下^⑳，邀看江景，并游一钱港^㉑。书罢，登舟而去。

[注释] ①仪真：今扬州市西仪征市。